



BAI HE SHU XI

WOMEN DE YAN LEI ZAI FEI

百合书系

「谢倩霓」著

我们的眼泪在飞

百合花 清丽淡雅 浅香袅袅
若是有一朵恰巧飘落在你的心畔
哪怕只是一枚花瓣呢
你也好似揽入了一季的芬芳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Wǒ Men De Yǎn Lèi Zài Fēi
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谢倩霓/著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我们的眼泪在飞我们的眼泪在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眼泪在飞 / 谢倩霓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7.1

(百合书系)

ISBN 978-7-5391-3607-3

I.我... II.谢...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2597号

我们的眼泪在飞 / 谢倩霓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邓 滨

特约编辑 刘 映

封面设计 陈 菁

插 图 竹蜻蜓童书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版 次 200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70mm 1/32

印 张 7.625

书 号 ISBN 978-7-5391-3607-3

定 价 14.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服务热线:0791-6524997

序

>> 驶过就荡漾

SHIGUO JIU DANGYANG 梅子涵



这是一些很努力很可爱的女作家。她们出生在不同的城市和乡下。父亲母亲不一样。门口的路不一样。窗外的树不一样。小时候说话，全是那个城市和乡下的音调；长大了，普通话已经流畅，可是那个城市和乡下的音调还全在里面呢！看看她们小时候的相片，真是不一样；看看她们现在，有的高高，有的小巧，完全不一样。她们上的小学、中学、大学不一样。她们喜欢、崇拜的第一个男孩子、第一个男同学、第一个男老师当然也不一样。第一次离家，到远处去，甚至是离开那个城市和乡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奋，还打算着成为别人的新娘，她们乘坐的，有的是河里的小船，有的是山里的汽车，有的是铁路上绿颜色的火车，不一样。她们有的是细细的一根丝，一根细细的丝，细致地走路，细致地快乐，细致想念很多生活，也想念一片红的树叶；有的是一个铃儿，很微弱的风，也一定答应，丁零当啷，十分清脆地回

响,这铃儿很容易就挂在了和别人在一起的窗口,丁零当啷,心里就不烦琐了,明亮得很,有阳光照着。一根丝儿很好,一个铃儿也很好。有的会骑自行车,自行车骑得慢悠悠哟,真遵守马路上的纪律;有的会开小汽车,很豪放了,看见别的人开车很豪放,不遵守马路上纪律,就大声批评,有毛病,太讨厌啦!有的一次也不敢让别人听见她唱歌,所以别人唱歌的时候,她就一次也不唱;有的最喜欢唱歌让别人听见,唱完了就担忧地问,我们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唱呢?我们干脆把下一次唱歌的时间定下来好不好?有的得到了一个小小的惊喜,就立刻惊喜得人人都要知道了,原来很小的惊喜也应该是那么重要!有的得了一个很大的惊喜,命运也快改变了,可是那惊喜几乎只有她自己知道,搁在心里,原来很大的惊喜,也是可以不敲鼓的,不让别人受惊扰。她们有的喜欢吃辣的,有的喜欢吃甜的,还有的喜欢吃苦的。苦的就叫苦瓜。

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

所以她们写出的书,讲的故事,里面的父亲母亲、城市乡下、路啊树啊、语言气质和标点的情调……都不一样。是不会一样的。

可是竟然有一点,她们一样了:她们都是儿童文学作家!

她们都在为此写作。

她们都站在一个高处。在这儿,她们看得见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也看见了别的童年。她们看见船儿们起锚了,她们感觉的脚步就走上去;她们听见火车的飞驰,她们又坐到了那个窗口。

这个高处是儿童文学作家喜欢的地方。它有灯亮着。它有灯塔的含义。但是它们不是用强烈的光指示你一个方向。它只是让你觉得亲切和暖和,又重逢了。你年少的船在它的下面驶过,驶过的感觉就很荡漾很诗意。因为你没有被指示,但是你受到触动了。

我们谢谢这六盏不一样的灯。

谢谢写给孩子们的书。

我们驶过,都一样都辽阔。

目 录

序/梅子涵

走过心情——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心情…… 1

双声道事件	2
慢慢地知道	19
走过心情	38
秋瑟	60

花样女生——也许是一段初萌的情感,也许是一滴无因的泪水…… 81

迈味的初恋	82
我们的眼泪在飞	99
无花之湖	113
可不可以把心情换掉	129
树精太姨婆	138
寄自邮局的“动物”们	152

草样男生——最喜欢春天野外在阳光下疯长的青草了…… 163

大个子沈放	164
有这样一个男生	178
高一汽车班	189



走过心情

在一些特别的时候
会有一些特别的心情
这些心情需要你去独自面对
然后慢慢走过



我们的眼泪在飞





双声道事件

A 面

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上学日。

初三女生林锦背上沉重的书包,对正在卫生间洗漱的妈妈喊一声:“我上学啦。”没等妈妈回答,她已经跨出了家门。

几分钟以后,她又回来了。“忘了戴手表。”她对妈妈解释。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折腾了一会儿,又出门走了。

“记得吃早餐!”妈妈苏薇追在后面喊。林锦没回头,只是胡乱挥了一下手,算是回答。

苏薇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具体是什么,她说不上来。她怔怔地望着女儿的背影,心里别别跳了两跳。

“见鬼!”苏薇在心里骂一声,也收拾东西上班去了。她是县幼儿园的老师。

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苏薇办公桌上的电话刺耳地响起来。她触电般伸出手去,抓起话筒。

“林志呀,干什么?吓我一跳。”苏薇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大半个上午,她一直有点心神不宁,她莫名其妙地总觉得自己会等到彭老师的电话,彭老师是林锦的班主任。而现在,打电话来的是林志,林锦的爸爸。

可紧接着,苏薇像火烧一样弹跳起来:“什么?林锦没去上学?!怎么可能?她背了书包出门去的!”

苏薇撂了话筒,直奔学校。

初三年级教师办公室里,林志和彭老师相对呆坐,两个男人脸色煞白。林志是这所学校高中部的老师,因为要上早读,他每天都比林锦早出家门。

苏薇闯进办公室,一句话没说,眼泪已经流下来了。

要不是林锦,而是别的学生,可能没人会这么紧张。而现在偏偏是林锦,即使高烧 39.5℃也不缺课的林锦,即使拉肚子拉到趴在课桌上也要坚持听课的林锦,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三都当班长的林锦,听话乖巧品行出众从不需要任何人为她操心的林锦。

“一定出了什么事情!”苏薇的眼泪瀑布一样往下淌。她想起了早上出门时女儿对自己胡乱挥舞的那个手势,以及自己突如其来的心慌,她现在明白了,那是一种





心电感应。

没有人接她的话，因为林志和彭老师也正是这样想的。

是的，一定出了什么事情！

可是能出什么事情呢？车祸？抢劫？拐骗？从林锦家里到学校，只有短短不到十分钟的路程，而且是县城里一条繁华的小街道，两边全是吃早点 and 卖杂货的小店。

苏薇红肿着眼睛，从家门口开始，沿着林锦每天上学的街道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问每一家小店的店主：“今天早上有没有看到一个背着黄书包、穿着牛仔背带裙的女孩子从这儿过？”

她手上拿着林锦的两张照片，一张大头照，一张全身照。每问一个人，她就给人家看照片。

有的店主抱歉地摇头，有的则说：“看到了啊，这个女孩子每天都从我们门口经过的。”

在一家专卖煮粉条的早餐店，女店主热情地告诉苏薇：“那个女孩最喜欢吃我们家的煮粉条，不过今天早上她没吃，她只是站了一会儿，看看人比较多，就走了。怎么啦？她出什么事了吗？”

苏薇只是谢谢她，没有回答她的提问。

在离学校大门最近的一家杂货店，苏薇得到了重要信息：“那个女孩子啊，坐摩托车走啦！我还奇怪呢，她怎

么今天不去上学？”

苏薇觉得自己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坐摩托车？谁的摩托车？”

店主摇摇头：“不认识。一个男的。戴一副大墨镜。”

苏薇不知道自己是一怎么样回到家里的。摩托车和大墨镜混合的画面令她无法理解，无法分析，更无法做出任何判断。

林锦的外婆已经坐在客厅里，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问苏薇：“你和林志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啊，他们拿孩子报复啊？”

苏薇流着泪摇头。她和林志只是两个无权无势的小老师，即使想得罪人也没有机会。她打电话给正在学校周围骑摩托车胡乱兜圈子的林志和彭老师，他们立刻赶回来了。

“离家出走？”彭老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么一个爆炸性的词汇。

“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理由。”林志喃喃地说。

是啊，家里父母爱着，学校老师宠着，考试永远是前三名，林锦确实没有任何离家出走的理由。

这时苏薇已经仔细检查了林锦的小房间。没有少任何东西，也没有留下任何纸条。她只是背走了自己的书包，以及当天需要的所有课本。她明摆着只是去上学。

“一定是着了人家的迷魂药，被人迷走了！”外婆更



我们的眼泪在飞
走过心情，双声道事件



大声地哭起来。

没有人嘲笑外婆的想法。苏薇握住外婆的手，问林志：“现在是不是真的有迷魂药？”

林志茫然地摇头，不知道是说没有，还是说他不知道。

彭老师说：“大家都别太着急，即使真的有迷魂药，林锦这么大的孩子，也不可能被迷倒。也许过一会儿，林锦就会回家来吃午饭了。”

时钟敲响了十二点，这是学校放上午学的时间。以往的每天，林锦都会在一刻钟左右后回到家里吃午饭。

彭老师回学校了。苏薇一家人呆坐在沙发上，等着门铃在一种焦灼的空气中骤然响起。

三

门铃一直没有响起。

林志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报了警。

苏薇和林志单位的同事除了走不开的，别的人全体出动。他们骑着摩托车和自行车，在县城通往外面的所有道路上追寻。

林锦班上的同学也全体出动，他们三四个人一组，分散到县城的书店、网吧、电影院等各个场所寻找。

外婆打电话到乡下，托人请乡下的一位很有名气的

老先生算一算这件事。半小时以后,电话打回来了,说女孩子应当在北面临水的地方。如果傍晚前能找到,就万事大吉,如果找不到,就不用再找了。

一直守在电话旁的苏薇又一次痛哭起来。以前她从来不相信算命的事,可现在,她已经没有了任何主张和判断的能力。

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窗外的太阳已经开始向西天边滑去。

苏薇再也坐不住,她抓起女儿的一件外套,冲出了家门。

县城的北面是一条清澈的大河。河水浩浩荡荡,一直流向不知名的远方。临县城的一边,有着一大片沙滩和鹅卵石,河水只浅及脚背。越往对岸,河水越深,水的颜色也由纯净的浅绿渐渐地过渡为不怀好意的暗绿。

苏薇过了浮桥,来到河对岸。河对岸是连绵不断的山,一座接一座,不高,长着郁郁葱葱的松树和小灌木。山与河之间是一条小路,人踩出来的。苏薇沿着这条小路昏头昏脑地往前走,眼睛轮换盯着天上的太阳和泛着波光的河面。

走啊,走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

太阳变成了一个美轮美奂的、没有了任何光泽的圆,它静静地贴在天边上,等待着最后完美的降落。

苏薇的衣衫早已湿透。她停住了酸胀的双脚,流着



我们的眼泪在飞

眼泪盯着天上那个神秘的星球。

太阳的一小半已经被天边黛色的山峰所遮没。

苏薇最后一次用绝望的眼光扫视着河两岸。

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看到了什么！

河对岸远远的前方，有一棵孤独、苍翠的老树。一个人影靠在树身上，面朝河水，一动不动。

苏薇拳头塞进嘴里，阻住了就要破喉而出的一声疯狂的叫喊。那是林锦！一定是林锦！

苏薇调头往回跑，一边跑，一边拨打林志的手机。可林志在电话里说：“我刚才一直沿着河边骑的，已经来回找了四趟。不可能的。”

苏薇关了手机，拼命往回跑，她要跑回浮桥处，才能到过河对岸。

太阳只剩一半挂在西天边。天空开始呈现出一点昏暗。

苏薇停止了奔跑，开始脱外套和鞋子。然后将它们和手机一起放在了山边一棵小灌木下。

她跑回浮桥边，最快也要一个多小时，再用同样多的时间跑到河对岸现在的这个位置，林锦一定早就随同太阳一起消失了！

苏薇不能算是会游泳，她只是可以浮起在水面上，她游过的最远距离是五米，而且是在脚可以踩到河底的情况下。苏薇说过，打死她也不敢到水深超过鼻孔的地



方去。

现在,她决定游过五十米宽、水深超过她身长三个长度的河面去。她鼓励自己的唯一理由是:不要紧,河那边很浅,只要游过了五米,就可以踩到河底了!

苏薇站在河岸边,在心里数着一——二——三,然后一咬牙,跳进了河里。

苏薇忽略了一个最常识性的问题:靠近山崖的水流不仅深,而且非常湍急。她甚至来不及张开手臂,就被激流迅速地冲向下游……

B 面

一

国庆长长的七天假期,林锦一直闭门不出,爸爸妈妈欣慰地看着她趴在桌上的背影,轻手轻脚地走路;或者轻轻地关上门,放心地出去走亲戚或买东西。初三了,林锦没有出去玩的任何理由。她自己这么认为,爸爸妈妈以及别的人更是这么认为。

8日清晨,林锦背上书包走出家门。七天没出门,外面的一切似乎突然全部变样了。林锦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刺激着她的脑神经,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返身回家,对妈妈说忘了戴手表,实际上她是回来拿钱的。她在自己一直小心地保留下来的零用钱里拿了一张五十元的,



在最后的一家杂货店门口，林锦奇迹般地看到了一辆黑色的摩托车，和它的戴着墨镜的车主。车主莫名其妙熟人一样地朝她笑着。





重新踏出了家门。

“记得吃早餐！”妈妈在后面追着喊。林锦不敢回头，只是胡乱朝身后挥了一下手。

拿钱干什么呢？我特意转回去拿钱到底是想要干什么呢？林锦在心里问着自己，觉得脑子里有一个怪念头在拼命拽着她。

对了，吃早餐。

林锦一直喜欢在外面小店里吃早餐，煮粉、炒粉、豆浆油条、稀饭煎包……可以连着两个星期不重复。可这天早上，林锦一路走过去，没有一个小吃店能引起她的胃口。在那家她最喜欢的煮粉店，林锦迟疑地站了一会儿。女店主穿着那件一成不变的格子衬衫，招呼她：“自己找位置先坐下来吧。”林锦摇摇头，走开了。前面没有小吃店了，只剩下两个杂货店和一家小超市，再过去就是学校大门了。

在最后的一家杂货店门口，林锦奇迹般地看到了一辆黑色的摩托车，和它的戴着墨镜的车主。车主莫名其妙熟人一样地朝她笑着。林锦脑子里的怪念头突然清楚地浮出水面。

她愿意相信这是天意，这辆摩托车和这个车主是特意在这儿等她的。

“到石头山多少钱？”林锦轻轻地问他。

“八块。”车主说。